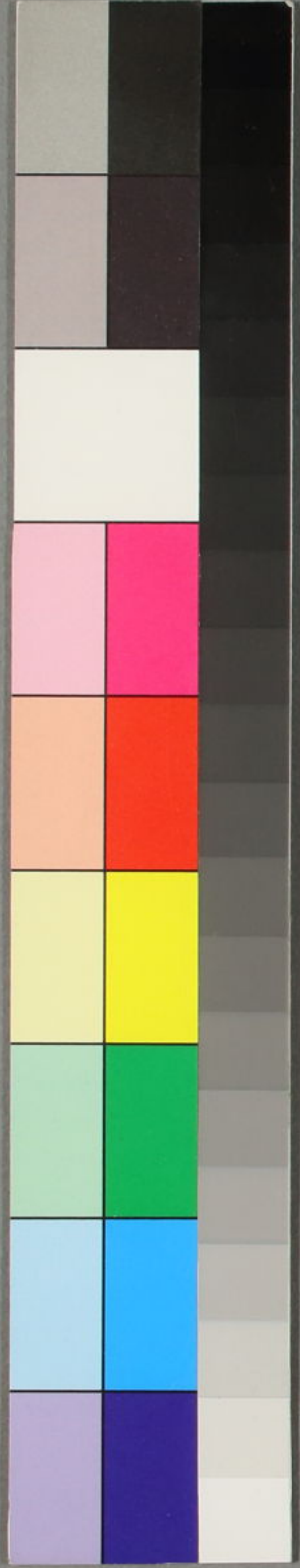


賈誼新書

七之八

口仁口
9 九
20



門
第 95
卷 4



賈子新書卷七

漢 雒陽賈誼著 錢震瀧閱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為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為先醒也。彼人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憚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怵怵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先，廼學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

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
 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自靜三年以講得失乃退辟邪
 而進忠正能者任事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辟草而施
 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
 壞微天子失制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
 伯肉袒牽羊奉簪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
 服則舍之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
 克晉人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
 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
 曰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

嘆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
 王其君中君也而有師者伯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
 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不穀恐亡國也吾
 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
 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
 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食可謂明君矣謂先寤
 所以存亡此先醒也昔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嘆曰
 嗚呼吾知所以亡矣吾朝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
 聖者御者數百人被服而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外內不
 聞吾過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苜布

食麟餒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宋人車徒迎而復位卒爲賢君謚爲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以有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蹙亂國人不_レ服晉師伐之虢人不_レ守虢君出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而欲食御進服脯梁糗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故儲之對曰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知寡人亡邪對曰知之曰知之何以不諫對曰君好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謝曰臣之言過也爲間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曰君弗知邪君之所以亡者以

大賢也虢君曰賢人之所以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歎曰嗟賢固若是苦邪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卧御易以塊自_レ逝而去君遂餓死爲禽獸食此已亡矣猶不悟所存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伯後醒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爲虎狼食嗚呼戒之哉

耳痺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敗倍道則死障光則晦無神而逆入則天必敗其事

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無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名於是紆身而乃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充天下服而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入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臟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

樽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喫山草飲腑水易子而食於是履覽戴璧號咷告毋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勝而無禮谿微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嗶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大夫為臣百世名寶因間官為積孤身為關內諸侯世為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而謀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

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
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稷而分裂高臺榭而掩敗犬群
噪而入淵彘啣菹而適與燕雀剖而蚯蚓生食蘊茹而
蛭口浴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
自投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鷓夷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
而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劉夫差
兼吳而拊闔閭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
挈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勾踐不樂憂悲
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間攸遠無
人雖重襲石冲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伐順理而當辜

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
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目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
謹慎也

論誠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至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令去
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修緒欲左
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
士民間之曰湯德及於禽獸矣而况我乎於是下親其
上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饉時酒

二、醜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居二年闔閭襲郢昭王奔隋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至死之寇闔閭一夕而十徙卧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乃復當房之德也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隋左右問曰王何曾惜一跣屨乎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跣屨哉惡與偕出弗與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弃者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陬之稿骨也速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

呂氏春秋異用篇

史記刺客傳

人君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柰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不倍稿骨況於生人乎於是下信其上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徙事智伯及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劑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食不甘味一夕三易卧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讎何無可恥之甚也今必碎身靡軀以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及智伯分吾以衣服餽吾以

鼎實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退讓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
梁亭斂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竄而希灌其瓜瓜惡
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
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瓜宋
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
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
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
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使至楚

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
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
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壞階三系茹茨弗剪采椽弗刮
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
也楚王媿

君道

紂作楛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楛之文王桎楛
于羗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投
撤桎楛而流之於河民輸楛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
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

敬其恪况守其法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王則身必已安也又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規之民間之者麇聚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遠人皆有之
舜獨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修之於己君
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賈子新書卷七

賈子新書卷八

漢國雒陽賈誼著

錢震瀧閱

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
 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儀問
 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家足以重人家入人之國
 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
 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
 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
 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

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恣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恣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謹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於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僂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

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閒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
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
我曾無鄰里之間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僂俛而
加志我僂僂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
之者莫不眈而掩鼻嘗試傅白騰黑榆鈇陂雜芷若籠
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
能無怵憚瘖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子材而蒙愚惑
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
忘乎已故步陟山川蚤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
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雁行避景夔立蛇進而

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
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
逮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
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
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道術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
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
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
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

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
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止而清虛而
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豐和之
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以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
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
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
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
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
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則其士民莫弗
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

羽翼勝任則名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
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
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隊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
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為原無屈
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
問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鬻子
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
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讎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
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敖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
為慢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慢言行抱一謂之真反

真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
 反端為跂一作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苑
 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
 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以人
 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以己量人謂之恕反恕為荒惻
 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
 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
 污功遂自却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
 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
 義為悞剛柔得道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

反調為整懷優不迫謂之寬反寬為阨包眾容物謂之
 裕反裕為褊欣懽可安謂之媪反媪為執安柔不苛謂
 之良反良為齧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
 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歛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
 適謂之節反節為靡僇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為怠忠惡
 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淡知禍福謂之知反知為愚亟
 見窈窕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
 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適謂之順反順為
 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憫反憫
 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辯謂之辯反

辨爲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爲旄，言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爲囹，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爲軟，仁義修立，謂之任。反任爲欺，仗義誠必，謂之節。反節爲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爲怯，信理遂悞，謂之敢。反敢爲揜，志操精果，謂之誠。反誠爲殆，克行遂節，謂之必。反必爲恒，凡此品也。善之體也，所謂道也。故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謂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謂之聖人。

六術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

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乎所生之內，是以陰陽天地人盡以六理爲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汜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以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聖之行，行和則樂，與樂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修六行，則亦可以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細微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以先王爲天下設教，因人所有以之爲訓，道人之情以之爲真是，故內法六法，外體六行，以與書詩易春秋禮樂六者之

術以爲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以自修修成則得六
行矣六行克正乃合六法藝之所以六者法六法而體
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爲六藝本也他事
亦皆以六爲度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
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
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
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
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
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
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

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
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爲昆弟故爲從父
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
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曾祖昆弟曾
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
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
度是故六爲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
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爲昭穆三廟以禁其亂
何謂三廟上室爲昭中室爲穆下室爲孫嗣令子各以
其次上下更居三廟以別親疎有制喪服稱親疎以爲

重輕親者重疎者輕故服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總麻
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以禁亂
也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加於小而度出於居數度之
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
始十毫爲髮十髮爲釐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
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事用也事之以六爲法者不
可勝數也此所言六尺以效事之盡以六爲度者謂六
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事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
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德者獨玉也寫德
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以玉效德之六理澤
者鑑也謂之道居如竊膏之理謂之德湛而潤厚而膠
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礪乎堅哉謂之
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以道德生理通之以
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理離狀也性生氣
而通之以曉神生變而通之以化明生識而通之以知
命生形而通之以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
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
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

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爲所生法。記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著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爲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以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以道之神。攬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爲先。故謂之鑑。鑑者所以能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爲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爲目。

目成也。形乃從。是以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以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倨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以爲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以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未變者道之頌也。道水凝而爲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以發動變化而爲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以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以六德。

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爲
一氣明其潤益厚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
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
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
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以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
康若樂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
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樂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以
之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知明則有輝於外矣
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知故曰光輝謂
之明明生識通之以知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以生則

潤澤性氣神明則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指奏矣
此皆所受其道德非以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若
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
形形而道德性形神明命因載於物故磐堅謂之命命
生形通之以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以生謂之德德
之有也以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
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
德之出也德生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
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以安
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

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於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物養畜養其不仰恃德此得之高而勿失則有道矣得之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精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以爲來事師法故

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謹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謂樂者也人能修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以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其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以佐成福故曰祭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以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以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以審察之以轉於告是故弟子隨師而問受傳學以達其知而明其辭以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

爲此辭者也。德畢施物，物雖有知微細難識，夫玉者真
德寫也。六理在六明而易見也。是以舉玉以諭物之所
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賈子新書卷八

